

螢

窻

異

草

螢窓異草三編卷三目錄

楊秋娥

笑案

戲言

銷魂獄

訟疫

秦吉了

龍陽君

苑公

銀箏

董文遇

馬元芳

瓢下賊

螢窓異草三編卷三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 隨園老人 續評

關中 柳橋居士 重訂

宜織

晉省有書院未詢其名蓋司牧者所建以振鐸之地也邑諸生朱夢年僅弱冠肄業其中醇謹嗜學主是院者舉刮目焉丁巳冬杪將歸度歲院中人咸束其書朱亦自理殘編忽得詩箋大如掌草書若簪花誦之其句曰蓮房留蓮子蓮子不肯住一旦入金盤空房泣秋露語極哀艷頗類古樂府朱因愛玩不釋手及抵家黏之壁上暇卽吟哦初不知爲閩人之作也時值除夕酌酢頗繁迨至人日以後漸能約伴出游唐魏素勤儉婦人女

子問或荆布微行所云如雲如荼者得未曾有朱逐隊遊遨偶過一巷忽見平屋之上有婦人以面巾冒首荏苒而行雙鉤子似甚纖細不覺觸目及近則練裙布衣俱甚精潔而素絲朱履益更動人但未望見顏色頗以爲憾乃積雪雖消春冰微滑婦竟捉足不定延阻衆前竟如片雲飛墜矣衆大譁婦適落朱懷抱朱亟以兩腕夾持幸無損傷而蹉跌之餘面巾自揭衆眺之蟬鬢玉顏天然絕艷則女子也衆矚之地不勝羞澀顧去其家伊邇如青鸞垂翅而遁衆旣爲之醉心不暇瞻顧惟朱見紅牋一幅委於地上知女子所遺亟拾而袖之同人又皆茫然女去已遠互相嘲戲以朱未有室爭詆之朱惟含笑不答意中亦頗覺自得泊乎與衆分袂不俟至家卽出牋於袖展視之墨蹟

猶新則故蓮房一詠也朱甚駭異及返室中合諸壁上又復筆  
仗宛然益爲錯愕不置因而頓起痴情更思女子態度竟至終  
夜不寐晨起潛往其處物色之盡得其實女楊姓生於桂月父  
母因字以秋娃其舅爲山右通儒以娃字雖近古而於今則俗  
因易之曰娥及長貌姝麗性且聰穎卽從其舅受學工書能詩  
所作有晉唐風味其舅或因而閉筆但產於寒素且闇晦其光  
遂絕無知者年十七守字閨中歲前因讀古有懷擬作此絕今  
往就正於舅因顛遂返慙赧不勝初不意稿之遺落更不知旬  
日之前何以先在朱手也然朱亦僅得其姓字且出自鄉隣之  
口亦未盡悉其才惟慕色之念日掛於胸遂忽忽如有所失上  
元已度勢將入院肄習朱之形狀如狂祇默誦女詩不絕於口

時且顛首頓足曰是耶非耶果其所作耶硯席之同者莫不聞而訝之詰以其故堅不肯言閱數日院師開講衆皆肅聽朱獨漠然不聞時時如與人偶語師怪而詰之乃緘口木立少間復然有與之同日游者因陳其事於師師歎曰此子殆病狂失心也可扶歸其家延醫施治不然當瘋癲因此輟講命人伴送使歸備述其詳父母皆垂泣朱獨搖首止之曰兒無疾特冰上人約我爲父母撮台佳婦耳吾已瞑目如睡竟夕射然闔家益憤况不定殊不知朱自入院卽祝曰疇以詩魔界我卽當以月老自居何累人相思而身處局外乎蓋書院素有靈狐朱曾聞之疑踐爲其所致故禱之如此已而寂然遂心口作念有類於痴實則性靈未昧也當在講席之側有一人高冠盛服年約五旬

餘揖而與言曰前彷彿御溝流水預以紅葉屬君非無意也良緣具在君宜自圖奚爲怨悵於僕朱知其爲狐大喜詰以詩所自來并所以圖之之策絮絮不休維時人不見狐祇覺朱有所語且未聞所云云是以疑而且駭乃狐謂朱曰女雖育於楊其前生實我族類猶有母在盍以婿禮往調之此姻良可望朱心已失所主欣然曰諾及朱歸家狐從之相俟於庭戶之外至是朱覺身輕如葉悄然出門與狐偕行於市上須臾至一巨宅燈火熒熒錦衣花帽之人司其啓閉者不止一二見狐卽聲喏曰丁員外來楊家阿姊之事當有濟狐以首領之其人卽入稟白少頃出肅容朱從狐入廳事五楹極高敞中設白玉屏風鑲牡丹宛然如生下置胡牀朱茵累寸旁有繡杌四光華炫目周視室

內金玉之彝器映帶左右舉爲朱所希覲因竊念曰得爲渠家  
婿當不慮富貴矣乃賓已履闕主人猶未出謁者告狐曰太繻  
人以老疾不能疾趨恐慢客請坐以相待言已自出狐引朱耳  
語曰此媪性拘亦不輕於許可人以君之才深慮未能入彀于  
有拙稿君錄之則雀屏不難中矣因以一紙授朱朱益喜俄而  
異香過發有紗籠四引一媪冠幘而出侍婢十數妖冶絕倫狐  
導朱執子婿禮媪止之曰否否婚嫁非細故無敢函莽言次竟  
據中座亦不少遜狐與朱翻北向而坐朱以色爲重亦不以禮  
爲怪媪語狐曰年來亦大匆忙竟不一顧狐起謝過又問朱以  
姓氏及所業朱一一敬對媪笑曰泮水中自是化龍之地玉堂  
金馬俱基於此耶君以青年采芹將來良不可限狐亦從旁贊



揚謂與朱比鄰咕嗶之聲無少息故敢於先容媼之色似甚喜  
既而曰老婦龍鍾耳目之聰明大遜往日兒女姻事無敢自作  
主張俟小妮子來與郎君旗鼓相當渠之意中則老婦之意亦  
中矣狐因請曰姊安在媼曰已遣婢想當卽至於是命婢進茗  
啜之味甚香冽無何婢報曰阿姑至朱與狐皆避坐遠立屏後  
又見紗籠有女子繡衣錦帶翩翩而來見媼卽歛衽再拜朱睨  
之裝飾雖異姿態如初實卽女也媼握其腕並坐於牀且撫其  
肩曰兒近來頗念母否答曰云胡不思但隔世已久非母於夢  
中見示兒何能知媼又曰既念子則子之命亦若父母之命也  
母慮兒家甚貧成輕許蚩蚩者流誤兒一生今丁員外來爲一  
朱公子執伐其人頗才俊可許乎女媼言意首不答色雖赧

然而意似重有憂者媼笑曰母不强兒故召兒來自試之臧否  
在兒月旦瞳子當不悞人奚爲躊躇若此女色少解而不語如  
故媼又強之卒默然媼因謂狐曰妮子忒怕羞題自老婦出詩  
乃畀之自擇或可也狐卽慙慙曰然媼指屏間花令賦七言一  
律且曰雀屏猶未若花屏之艷也於是羣婢設几於柱下進水  
晶之硯鋪浣花之箋朱旣有所恃坦然就坐以狐稿置紙下揮  
兔毫運象管俄頃而就倩婢轉呈於媼媼命女誦之其律曰國  
艷依稀落筆端玉山添媚彩雲團圖成信有千金價張去還宜  
百寶欄雲母開顏堆繡被花王笑日倚琅玕蕤葢果入黃荃畫  
也許當筵學鳳鸞媼聆之意先首肯女亦微頷曰道在是矣乃  
起而先入屏後媼始延朱復其故處曰郎信天才與吾家秋娥

可稱匹敵歸宜亟覓執柯好事固可諧也狐又起白曰微媼有命鳳卜固屬無徵然亦何能使人必從乎僕意擇吉卽招朱郎入贅婚而後告庶無扞格媼以爲然否媼又側首沉思徐曰本不當強預人事但欲得快婿老婦亦不恤人言因顧婢曰速取十丈紅先爲大媒光采異日再治筵相酬狐令朱起謝媼始含笑受之狐徑披紅與朱出直送朱至其家乃別去曰俟訂吉期再當敬以相報朱入門而覺身在榻上父母猶環守其側朱具以告闔室俱以爲顛謹進湯藥以飲之翌日朱起神氣如舊且赴院謝其師仍其講貫以非儒者所樂聞遂不置之齒頰旬餘忽失朱之所在院師與其家俱倉皇浼人追尋究無迹兆而楊家亦於是日戶牖未啓失其掌珠閩邑始傳以爲異年餘有朱

之從叔家巨富爲賈於京始致書並朱之書來則朱已納粟坐監且登鄉榜矣蓋朱在院數日又見狐來奔告曰媪家已以興來予以院中人甚夥故止之於子家新郎可往矣朱欲歸告父母而以前事爲鑿懼其弗信將不得娶乃鍵戶從狐行及抵狐處門庭瀟灑絕無纖塵果有輿止於外狐揖朱入朱因謝其玉成之德狐笑曰子非他前生亦一女也遭吾祟而死恩情惓惓子縱忘之予不能忘也故百計圖維成子佳耦亦聊以爲報耳何謝爲朱頓悟狐又出衣衣之華美異常朱雖無羊車之貌亦旣神采不羣矣乘輿啓行天已縹緲驚鼓敖曹里人竟如充耳旣至僮相僕從蜂擁而入堂前大賓肅立約數人冠服不類於今貌皆奇偉媪亦出扶杖候之朱降輿禮入鳴贊婢始擁女出

裝束如僊以帕重遮嬌面生忽疑非楊女迨及交拜成禮啓袂  
視之花貌儼然則故秋娥者是朱乃大悅及寢燕婉之求旣遂  
而魚水之樂因以靡加淡洽之餘朱又疑身在夢境且以楊氏  
之姝何以聘嫁由媪細詢之女初慙忤不言徐乃自白曰妾生  
有夙慧襁褓卽洞見本來但懼惑人不敢妄語比長亦漸昧前  
因睿歲忽夢媪自云是妾前生之母妾緣母病出覓仙芝爲獵  
犬所昨而死蓋一狐也母因痛念妾適父來遊於晉携母至此  
始得根尋相見不勝劬勞衣食珍異時自暗中餽遺妾亦在睡  
鄉日來省視今春語妾曰若父母與乃舅謀以兒適劉郎子此  
人文名誠藉甚而福澤綦薄吾當爲兒覓一佳婿曩日因丁公  
得讀佳什母與妾皆心肯檢君祿籍又仕版中人故以妾奉箕

帝朱曰然則卿今至此其猶是漆園之蝶耶且兩次未瞻泰岱  
係何銜名而媪遽稱太孺人女曰妾亦不自解日前母云以妾  
字君妾心甚覺猶豫以爲未奉父母之命再生之說究屬不經  
遂婉言以辭母甚不憚昨夕妾在深閨忽二婢入室夾持妾行  
若在雲霧中至此母始告妾則已不能歸矣又聞妾前世有兄  
俱在京供役授有微秩僕婢因此尊母至於父亦往都  
中久出未返其大概如此妾實不得其詳朱旣得女叙述心下  
霍然亦自言兩詩之異前邂逅相遭遂致懷思之苦因戲曰卿  
卽墜樓人也非子雖不玉碎恐難瓦全矣女亦得悉其顛末笑  
曰觀君壯貌似曾相識想以妾失足之故嘗已交頸而眠明日  
早起入謝媪媪忽言曰婿與女究非吾道中人不能久居於此

乃以輜駟一乘馱驪數騎婢二人僕三人送女與朱俱北上顏  
行授以千金曰壻自能騰達厚貲反以相悞况乃父若兄俱在  
京邸薪水固無虞不給也朱與女泣拜膝下勉強發輜途中女  
與朱倡和朱覲顏辭以未諳女怪之朱以實告女歎曰丁公爲  
所愛悞人閨媛惡得無罪旣而見朱所爲文始駭然曰妾雖未  
解爲此然詩文一也英銳之氣自宜早發惜未斟酌盡善耳朱  
甚服其論抵京婢僕皆辭去朱乃以金自覓十指以代之閱數  
日翁至議論淵博絕類老儒朱遂執經受業學乃大進惟二兄  
以職役爲言從未一覲而贈遺其妹不啻同胞朱又謁其叔叔  
大駭而詢之朱爲緬陳叔亦且信且疑因勸之納監適直秋闈  
賴狐翁度以金針遂攀月桂明春下第將歸女適坐蓀誕生一

子彌月後始得西還引妻携子入見父母具以情告朱父母無子忽得媳且已抱孫乃大喜女始得歸審父母惟其舅疑女淫奔有玷闈訓屏斥不與通女因此內媿抱恙數月幸值狐翁倦游與媪偕至朱家視其女車馬喧囂溢於門巷邑人皆見之而羣議以鬼舅之感不啻自解始與通訊女疾隨痊然自此狐翁夫婦絕不再來朱與女皆若夢寐莫識所居惟時時額手以當贈拜而已韓城皮景休曾寓於書院爲子言青青子矜猶口傳而心艷之

外史氏曰媪之慈女之孝丁之多情均可以傳惟媪強主婚姻竟不於所生是問丁爲人媒灼乃至於其類售欺而朱以一線紅絲背棄鄉井竟不念厥父母似不可訓不知其舅旣



通儒自謂藻衡一世勢必許劉而不許朱向非媼之大力丁之委蛇與朱之鍾情過甚此事何可易幾但惜翁媼不偕臨朱固不辭爲相如女亦何辜而爲文君瓜李之嫌又誰能爲之解也不亦冤哉

笑案

閩粵有二命案均可發笑其一爲強姦致死審其實則死者非此乃杜致之死者非雄乃雌也蓋粵東地雖苗疆有燕六者梟署之承差也貌曰哲年僅廿二三棒檄催某縣案卷行程苦熱小憩於樹下袒裼偃臥俟涼而後行適遇苗家婦女姑嫂宛若共三人挑菜而來見燕肉色如雪咸悅之本省皆熟苗可通情語燕以走卒素習此浮詞相挑遂野合於綠陰深處娣姒爭先

姑以女子獨落後然親媾褻情狀早不自禁燕自負色中卞莊  
可刺三虎無如精力已竭至女竟委頓不起女情極百計撫摩  
究難振作墮頰益增一時忿忿不已謂燕薄已以利采之鏃狠  
割厥物隨手而落其媾皆不及防燕遂死於牡丹花下二婦大  
懼方牽女思遁而行人踵至見血漬詰得其狀擒以首官燕雖  
少踴躍日竟死官因以戲殺置女於法至於閩案可笑而尤奇  
某縣邑宰檢驗一屍項下胸前致命數傷固其常惟後庭方寸  
地以刃穴之而去洞然無餘肉宰愕然詢之兇手不少諱竟殺  
然曰刳之矣訊以安在又毅然曰烹而食之矣宰駭且笑詰曰  
此何物而可啖得毋欺甚對曰非敢欺也死者年十四吾悅其  
色誘之以利遂成姦自是飲食衣服無不取資於吾吾猶惴惴

焉恐不當其意以此耗散千家父母詈我妻子怨我戚族不齒於我維渠之故今未弱冠而乘我如遺欲與之歡始猶規避漸且拒絕再強之則老拳將奮矣情實不甘給以他事與之游乘其無備刺而殺之既而思敗家之由見絕之速剴此歸付釜鬻烹而下酒始洩此忿今日雖萬死不辭供訖公堂上下無不粲然庭鞫再三矢口不移宰因事甚猥褻刪之弗錄僅以姦殺具詳而責令尸親掩其骸迄今人幕之賓囊琴而遊兩地者相對劇談猶舉此以爲笑柄

外史氏曰讞獄重事也姦殺奇慘也有何可笑獨至此而棒服不已誠以懷春處女竟成殺命姦夫斷袖男兒忽做嘗糞流亞懦男子三鼓氣竭難當摩厲之須拘小官一旦情乖突

受挾剔之苦情關未斬先教折戟沉沙孽海難清早共餘桃  
入口且也兩婦狼貪於始一女虎視於終與輪姦有以異乎  
既曰搗穴於前何更犁庭於後較鬪殺固不同矣閱案至此  
雖哀矜之君子不禁解頤况身處局外者耶又聞某縣一邑  
侯下車未久有民以忤逆控其子者其子以蓬髮爲業卽世  
之所謂待詔也拘之至而訊之以生意微細養贍全家父好  
賭不能多得錢因是見控供情頗侃直官怒置其子欲杖其  
父幕中人知其非也亟請官以他事退休語之曰例本倫常  
未有因子而刑其父者官若夢寤貿然曰杖其子可乎友曰  
可官卽出坐衙齋不升公座唯曰速喚待詔來從者謂其剃  
髮也卽召平時之待詔持匣裹刀而至官不詳審爲伊誰叱

之跪且呼役杖之笞二十杖訖待詔起請命則曰若不孝若  
父法宜責待詔轉懼爲笑曰公誤矣民固幼失怙恃者豈鬼  
以忤逆控我耶官因張目注視良久曰適聞構訟非汝乎答  
曰非官又若夢寤慄然曰誠誤矣胡不早言賚以千錢使自  
去邑中遂傳以爲笑此官之夢夢又較之笑案尤令人爲之  
絕倒矣

戲言

京都某公宅有狐能攝致人物公故不甚覺也家人輩咸知其  
異遇有遺失輒祝之次日或珠還於原處遂習以爲常獨一黠  
僕不深信且戲曰若勿絮絮聒聒狐之所攝皆以供吾飲博汝  
輩祈之亦徒勞嗣後某僕之婦失其簪珥則又戲曰阿嫂須大

量狐知我無偶借此區區爲子聘婦新人入門我當代狐拜還  
如是云云衆初亦自笑其戲乃自此所失之物縱視之竟絕無  
還者衆因心厭其戲漸且面斥其戲而其戲益莫可究詰每曰  
狐引予至其處食以珍錯飲以醇醪相與寢處如常人備極歡  
好語次描摹情狀聞者幾至掩耳則狐之寒心可知已一日秋  
雨新霽與僮僕共話又涉戲言忽謔曰虧狐情厚使得與新嫂  
爲歡但惜天氣微寒予之兩股如冰諒嫂亦未能遽煖也語已  
大笑蓋此僕結縉未久適見其婦坐擣衣石上與女伴長談故  
謔之如此詎意其人有疑癖托故卽起將歸房黠者猶笑而送  
之曰若驗明自腰以下倘不如沃冷水者當以造謊唾予而此  
僕聞而益疑入則婦已旋室不暇詢問卽探手於袴中婦猶羞

避夫更滋感強捫之果如所言則肌不冰而如冰膚非雪而頰雪其疑遂不可解遽批婦頰使招姦狀婦既摸頭不着無由與辯而黠僕甫分襟袂卽奉公命薙出翌日旋歸是僕之婦早已懸梁自縊矣公詢其情亦知其爲戲而不得不並令出官衆僕又頓憶前曾私發其囊篋則充剝於中無非所失之物聞亦有公之器具俱愕然白之主人始大怒補贖公庭僕雖黠而無以自明竟律以認良竊盜罪不至死問發黑龍江不日卽簽差起解矣乃行未二日程有婦人靚粧俟於路逆而言曰久待巾櫛何忍遐棄胡不簽妻圖配將焉置妾耶役方疑其有室而僕早知且爲狐亦笑答曰累若扶持旣居縲纆又荷戍戈今更依依弗捨然欲偕行赴配子實無計資生若能爲鑪樹子則可共贖

否卽請廻玉趾狐聞言紅漲於面唾曰是兒尖嘴竟至死不敗  
直前以手捫其吻血出如濡視狐已不見二役驚顧倉皇亟視  
僕則唇之上下割裂半寸許如十字然駭而且笑相偕東行歸  
爲公家人述之始悟前此之事皆狐之報其戲也後數年僕以  
大赦還得仍爲公家服役但絕口不敢言狐而公家之狐早不  
知其安往已

外史氏曰僕與狐可稱對手僕不緘口狐亦不肯甘心然僕  
非有剛正之氣足以服狐也直不過輕薄口齒藉以肆其雌  
黃宜乎狐之思逞而有以中之也唯末幅雖近醜詆而不爲  
狐屈正不得以唾壺口缺而少之

銷魂獄



宜陽董生年六旬爲冥中赤無常恒爲人言凡少年多情必墮銷魂獄中大是苦事其獄卽在人間言之若鑿鑿可據同邑周生聞其說而大笑曾面關之董生微哂不與爭惟曰君名正在此獄中何得遽媼老夫不出三年子嘗驗矣周生益斥其妄蓋周巨富粉白黛綠列屋而居又數作狹邪游悞紅倚翠視爲固然且自謂人患無厚費何憂不得佳麗以故正室物化漠不關心曾有一絕曰花落何嘗減却春東君歲歲駐紅塵多情自有忘情處慢把銷魂說向人譏董言之謬也年餘以事遊三吳猶載二姬以從同人餞之董亦與焉私囑曰此行將近銷魂獄君宜慎之周爲之捧腹且裝二姬出見客衆皆嘖嘖董獨正色曰此等痴蠢婢子不第苦處無可銷魂卽樂處亦無足銷魂子所

謂銷魂者非卽此也。君往矣。閱三年而返。不以子爲師。子當北面執弟子禮。聞者皆愕然。周益不信。竟揚帆而行。甫數日。周在舟中。夢一人持牒與閱曰。周某當落銷魂獄。宜速勾致。周覺而心惡之。鬱鬱弗快。忽零陵宰折柬相邀。以周文名藉甚。所過之地。每多傾蓋交。宰尤其莫逆者也。周往赴其約。置酒園亭。頗爲幽雅。其側則某巨商之所居。亦有臺池。足供游憩。周與宰卽席。飲酒未及半。一時內急。宰命小奚導之。就牆角便溺。忽見粉垣之上。叢竹挺生。其上有紅巾。因風飄挂者。周素嗜風流。因以物措致之。展視焉。上題如夢令一闋。其詞曰。憎煞碧桃牆外。更有柳綿無賴。鎮日惹人愁。填盡一春詩債。眉黛眉黛。都被風花愁壞。周得此大喜。玩讀良久。適宰命价視客。攬入袖中。亦無心

終席辭以腹疾而返歸舟挑燈諷誦夜半不輟蓋獄名銷魂周  
已非門外漢矣明日晨起擬往訪之第不知爲商之何人無敢  
造次及入城謝宰遇所舊識微詢之則商有一女酷嗜文翰此  
外並無能詞者益爲紳往晤宰卽托言妾病不能過行乞爲致  
意於商假其地暫安行李宰適懷投轄之念喜其留而諾之周  
又挾刺謁商商夙仰其文譽歡然接見宰更爲之關說竟得暫  
假一枝周遂舍舟就陸不復前行及入園中其地絕寬敞修竹  
娟秀落英繽紛迴異塵俗境界而亭臺掩映布置絕佳又可見  
雅人深致寓之頗適人意而終慮女之妍媸未辨也雖信人言  
知其美且未字然無由見之乃女聞周名士嗜才之念亦汲汲  
嚮慕其母往覲二姬意固有所爲也詎周逆料已久每托他出

匿身室內俄而女隨母至周窺之則莫增莫減怯粉羞朱妙麗天然不第室中二美遠若天淵即身之所遇者皆類嚙失柳且珊瑚而來亭亭而立入室則芝蘭散馥卽席則珠玉生輝欲不醉心而不得矣已而顧盼生春容光肆映其母詢二姬之年一答以十九女卽笑曰九十春光倒誦之光且春矣以此姬之髮微禿也一姬體頗肥以十七對女又笑曰月圓三五至十七渾未消瘦耶周暗中不禁絕倒而私心又以爲恥又問女母與二姬言瑣叙家常女似就案頭翻閱得周詩集嚙嚙細咏至紅梅一律不覺曼聲長吟曰誰點羅浮罨濃脂次第勻嬌紅疑帶酒膩綠訝含顰月浸丹應熟霞侵雪倍春不妨隣玉照共媚隴頭人讀至此卽以香鈎點地曰處士虛聲閱此正自不虛也意甚

賞心二姬因以箋乞詩女亦不辭瞬息卽成一絕曰乍見憐卿  
玉不如麗華欣與太真俱祇愁鬢畔花羞落十琲由來話盡虛  
二姬亦不解其指欣喜拜受而已女卽起含笑與母離席橫波  
四顧許時方出門意似戀戀屬更目眩而神往自是視二姬如  
塵羹土飯不復嚙飲數日莫得當夕而胸頭眼底恍惚皆有美  
一人因而不嫌自媒質焉直陳於宰宰知其琴絃未續婚牘又  
難自官出乃使人授意於商商甚愛女不欲締姻於外鄉且周  
之齒微長又不屑應以桃夭之子其議遂扞格不能成居三月  
渴病難醫而王孫究未首肯周已肌削骨立宰勸之亦將束裝  
忽女子表兄自北來與周爲杵臼交一見卽驚曰兄素豪何作  
此態周卽直言其故某笑曰此大好事何猶豫至是卽入見商

夫婦歷陳周之才品爲三楚第一人異日玉堂金馬妹亦與有榮施不可以失此佳偶商始有允意某又反覆開解戚族之羣議以息遂以某爲片老旬日之間周備千鎰之聘納之於商家大喜又月餘即以園爲甥館消吉成禮新婚之夕女之一啣一笑均爲周所未經而枕畔之嬌羞衾底之柔順縱西子毛嫱當無異致其樂境之銷魂誠有如董生所云者乃女旣因才而愛才又幸與才選積漸而稔醜醜遽更或交頸填詞或並頭聯句竊極韻事不可勝言而白晝之倡隨深宵之纏縷更無論已且生平好爲綺語卽拈一小令亦靡曼動人推而至於齒牙之戀每耐人十日思曾謂周曰琴瑟靜好豈操縵獨不樂耶又曰管夫人小詞僕中有你你中有我直如是分拆不開周喜其語

書而黏之於壁日夕觀玩而其南鄉子詞自咏其定情之苦樂則曰未慣雨雲鄉小鹿心頭忒煞忙饒是才郎多軟款汪洋鶻血啼殘粧枕旁幾度怯蜂狂又覺貪歡別有腸玉軟花慵晨始起郎當小步艱難倚象牀周由是伉儷情濃分飛意少銷魂獄中亦既安心坐地矣不數月有周前室之叔虎棍也以猶女之亡周不以訃心甚銜之適觀察某公下車搜剔屬邑隱事乃具狀以殺妻控周且言其富於貲本縣官吏將左袒乞親鞫公竟批准知周在零陵檄行該縣逮之質審周雖自知无妄然數百里之行庸詎能免於是別離之狀頗見於顏色之間維時邑人喧傳以爲周實有其情商夫婦且悔且恨遂視婿淡然卽女亦聞風懷懼謂夫未必能歸而其心益苦瀕行置酒於闔中而餞

之曰郎行矣莫瀆有之事諒難以魚肉正人然三人奔告慈母  
猶疑正不可不慎也今君就道之時卽妾凝眸之日望穿秋水  
離緒又復如麻妾固善病當此多愁恐君一帆南來將不及再  
牽巾櫛能不傷心言之淚盈嬌面周亦不禁黯然強詞慰之女  
枯踏莎行以贈別愁苦之中兩俱不能記憶周遂行宰情甚厚  
爲具舟楫更預以書爲請託東道主人頗不惡惟周不以訟事  
縈心祇以離愁在抱江草萋萋時吟斷腸之句山雲瑟瑟難忘  
折翼之悲九疑三湘尤增愁緒及至觀察適以公出守候月餘  
始得對質詞內又干連多人往來提喚坐費居諸在再將半載  
訟事始結控者雖得重罪而周亦耗盡心神雀角鼠牙猶可撥  
雲見日獨至於藕絲蓮性攔脫維艱且數得女書言已病在牀



孽益覺寸心如焚幸而定案扁舟早待於江干解纜而行數日  
卽抵零陵直趨岳家妻幸無恙然已憔悴支離好花如將萎謝  
矣見卽握手涕泣淒惋不勝蓋女自周行後甫兩月以憂成疾  
今聞其歸稍有起色因勉強離榻扶病出迎其實積重難返二  
暨子究未遠遁也悲定喜生女亦神思頓爽始言其懷思之苦  
及致疾之由周感其情益深眷愛於以卜鸞鏡之常圓知寶釵  
之永合謂已無庸遠慮乃未及二日女以事怒其婢將親撻之  
婢故愚悍以手推女而跌之女遂氣結不能言周適他出二姬  
與諸婢皆大驚環視而救之適夫婦聞而怒取婢痛加捶楚轉  
售於人視女雖幸已甦而精神委憊因而舊疾復作勢轉增劇  
旬餘竟不能出閨闈然在沉頓之中每晨必力疾而起加意修

飾使人不覺其病而楚宮之腰倍形其細趙燕之體日見其輕  
心以捧而增妍目以倦而添媚抑且黃昏切切籌及屬續之餘  
黑夜淒淒言皆蓋棺之後恩情眷戀則曰不舍惟郎心口嗟呀  
又曰薄福如妾斯時枕畔之人能不銷魂欲死耶周因奔走尋  
方竭蹶乞藥而延醫續命作福求神漫無暇日甚至甫入閨房  
淚痕時有卽當廣衆笑面全無女益憐周周益不忍於女其牽  
纏百狀莫可言容一夕女自夢中驚覺流涕語周曰妾將不能  
侍君矣適夢君折一花紛紛自落妾聞之視妾而笑此不吉之  
兆也周時已龜筮告兇知其不起姑強詞以解之女竟怏怏終  
夜明日起命婢取絹臨鏡自摹其形因慨然謂周曰女爲悅已  
者容君誠悅妾請玩此歿後之容言次皆泣下圖成氣促竟未

及閣筆而歿周大慟頽然欲仆幸二姬侍側扶掖就坐始失聲而哭至午不輟二姬經溼喪務商夫婦早噉噉而來一時之慘目傷心覺鶴唳猿啼猶難舉似矣女已就殮周遂木坐如呆不言不笑惟誦毛詩謂予不知二語時宰猶在任知其神傷勸商急遣婿歸商因百計勸繼周始諾載女柩而行商夫婦送之水次執手嗚咽痛入骨髓凡歷三時甫判袂周在舟中舉目無歡寢食俱在柩側旣悵無返魂之香又恨少蘅蕪之草二姬雖在左右久已視同糞壤今值痛苦之餘少有所忤則敲扑隨之絕無愛惜之意及抵本邑以女棺廟見先靈塋之於祖塋之側周臨其穴昏絕復生返至家以一室供女遺像對之泫然自朝至暮弗肯去戚族咸諍之以理惟答曰佳人難再得蓋已形銷骨

鑠與死爲鄰家人深以爲憂忽一日董以札至啓視之絕無寒  
暄語惟大書銷魂獄三字而已周因惺然惕然若聆晨鐘亟起  
命駕往謁董入見卽拜伏不起願請受爲弟子董大笑扶之就  
坐曰君固我之故人何搗謙至此周乃歷陳已事並謝其指迷  
之德董太息曰斯卽所謂銷魂獄也君旣幸而得出何復欲入  
之耶周益大悟董與之浮白竟日語笑懽然歸卽撤女像以妾  
生之二子囑其從兄盡散諸姬且家於某寺中爲善知識人詢  
之則曰賸此殘魂不堪再經剝蝕也後董生年七旬徧辭里人  
謂冥王知其欲衰命以刀筆往供養遂無疾而逝又十年周亦  
示寂銷魂獄之名至今著爲剗鑿然女之詩詞好事者梓以行  
世則又爲之銷魂不置云

外史氏曰人生不能無事因不能無情此銷魂獄之所由設也故不獨柔曼當前能失精魄嬌痴生則易蕩心神斷腸於南浦之花愴懷於北邙之柳如周生者比比皆然試爲推而廣之北山詩成則孝子之魂銷矣西河明喪則慈父之魂銷矣東征三載則兄弟之魂銷矣南枝一寄則朋友之魂銷矣至於巫峽啼猿衡陽歸鴈足以銷仕宦之魂山風到面海月驚心足以銷行旅之魂又豈止陽關三疊河滿一腔肌霏霏其如墜耶然而得妻如女郎爲之銷魂良無所恨奈何董生饒舌周子諛聽竟使塚號鴛鴦樹名連理不復見於今哉隨園老人曰遇此人不得不銷此魂浩歌子之聲真是情至之語可見情之所鍾猶在我輩

訟疫

富平劉某素健訟恃其刀筆之能歷于守令咸莫能屈某年關中大疫死者莫數其父叔亦以疫卒劉大恚投詞於城隍備詆疫鬼之暴凡數百言詞語激切一日夢城隍召之去當庭責問色似甚怒曰天災流行實亦人所自致汝何喋喋如此况瘟疫掌之明神其權操於上帝不能左右於其間草芥小民竟敢以狂言相對耶劉卽抗聲而對曰然言者誠爲有罪但人生壽夭有命豈於疫而獨無命耶若有命在何死者命皆當歿歿者偏皆遇疫如云無命又何以有造生造死之說豈先造疫而後造命乎抑不必造命而獨造疫乎是不可解因以典訟惟神有以教之城隍似無以答徐曰此皆強詞予不屑與汝辯可述

之往見疫神以正其狂吠之罪劉亦不懼有鬼以巨練繫其項  
卽毅然從之行微聞城隍歎曰儼儼哉夫夫也乃未及出祠忽  
見愁雲慘霧中有青衣童狀貌醜惡持牒自空而下謂劉曰疫  
神以汝論似亦近理部下諸鬼止知行疫而傳染者或失輕重  
未免濫及無辜已命瘟瘟大使覆加檢查矣言訖以牒示城隍  
命鬼礮其練縱之自歸劉心竊以爲得計欣欣出門莫識來路  
方貿然前行俄有同里數人聯袖而來面容大有喜色揖劉而  
謝曰賴君片言吾曹皆免鬼錄將何以酬葢俱一二日中物化  
者劉亦以失路告之衆乃導以同歸甫行半里許突遭厲鬼三  
四輩虬筋鵠目吼聲如惡鴟見劉皆甚怒相厲爭以巨爪攫拿  
衆遂如鳥獸散劉獨坦然揖之曰公等卽疫鬼耶吾父死於是

吾叔死於是與某而將三矣所以忘死而與公等訟者誠以好  
生者天正直者神公等奉行不善罪且莫道子縱死亦不爲公  
等屈鬼聞之相顧愕然其威頓靈劉因曰公等奔波亦良苦且  
時致人怨莫能而食誠舍子則鷄犬之祀亦易易事當死者固  
不能生可生者亦聽其禱不亦一舉而兼善乎鬼乃大悅重致  
不安反與之訂約而別劉歸至里門俄亦頓寤使人視某某則  
已就飯舍旋得更生劉遂神其事每至病疫之家輒先與鬼謀  
凡命之不當絕者卽令椎牲致祭疾果愈其當絕者亦預以  
告之人因誠信而弗違閱五年春疫復行劉固無恙忽見鬼來  
告之曰子之名已列疫牘忝在愛厚敬以相聞可預囑後事歿  
後與我輩伍亦不憂岑寂也劉如其言旬日果疾但頭目發熱



而已家人強投以藥竟不獲瘳而卒死之後里人視爲疫仙迄  
今猶祈禳不絕

外史氏曰甚矣哉利口之足畏也旣以理爭於神復以利誘  
其鬼而疫之權衡遂宛然在其掌握雖然當天厲之時良亦  
有氣血衰薄因而致死不盡爲天災所中者故其事似近無  
稽而其言不無可探况稗史所載有疫入魏中等事則知疫  
之權固在神而行疫者實鬼爲之猶可取以相證也

秦吉了

劍南巨家蓄一婢貌美而黠主人頗寵之不使與羣婢伍時某  
太守將致仕以一秦吉了相贈絕巧黠能作人言主因命婢司  
其飲啄此外無餘事也一日婢飼鳥鳥忽言曰姊哺我當得一

好姊夫婢羞撲之以扇鳥亦不驚自是鳥有所語婢或戲而答之或笑而詈之習以爲常婢亦不甚介意蓋婢獨居一室鳥卽懸其闌咽咽小窓儼然伴侶人亦莫得聞焉又一日婢浴於室忽聞鳥呼曰姊故好身體愧我非男兒見之當銷魂欲死婢大恚白身往撲之適鳥亦新浴因剛未閉其籠竟振羽而出繞屋周匝婢捉之倍亟鳥忽洞穿窓紙翱翔而去婢遂倉皇無措深懼主責頓生狡獪著衣後卽移籠於簷下徑詣主前泣訴曰婢子偶不謹閉戶澡身不意爲人所中傷竟放鳥去情甘罪責死無怨主人素憐婢且悉衆有妬心果不究典守而反究他人其計亦譎矣旣而莫得其主名亦姑置之旬日後婢奉主母命往省同邑梁孺人其子名緒猶未婚方晝讀於齋中俄有鳥飛集

其案作人語曰爲君覓一佳配盜往視諸緒驚而諦觀則一秦  
吉了因釋卷而逐之鳥飛甚緩甫出院門見有二八妖鬟青衣  
紅裙冉冉自外入鳥忽失所在緒睨女貌美麗不羣乃托故尾  
之以行直入內室與母絮絮話言始悉爲某巨家婢而姿容態  
度嫺雅動人婢見少年郎亦時時顧之兩情頗眷戀但不能通  
片語良久婢自歸旣覆主命言旋其室空籠放在床側瞥見前  
鳥瞑目拳足憇息其上大喜如獲拱璧將執之復寘諸樊鳥大  
噪曰子爲姊奔波幾殆幸得好姻緣何猶欲以此困我耶婢奇  
其言詰之鳥一一緬述婢頓悟遽斂其手鳥亦不飛止於榻上  
謂婢曰子雖不能如崑崙出姊於重垣之外然姊之心事非子  
莫與之傳姊果有意乎婢覲覲不答鳥作笑聲曰見女之態固

如是慮有人來予且去言已振翻而飛旋不見婢故慕緒之丰采且恥爲畫屏姬反側中宵不能自主明日鳥睨無人又復爰止婢招之卽下因言曰主人甚愛予必不忍以珠彈雀况梁生青年才俊縱慕少女詎屑以婢妾充好迷費子苦心恐事不諧可奈何鳥解所言兩翼旋作至夕始還乘昏覆婢曰梁生之情見乎詞矣因誦其所吟曰不妨團扇白祇喜玉顏紅倚遂乘鸞願終應跨鳳同婢聞而心喜遂以意授鳥侵晨復縱之去乃緒在蕭齋日夕注念於婢剗起仰視翔禽頗似疇昔之鳥因戲曰卿能語我可人乎當爲汝立傳俾與蘇武之鴈並傳語未已鳥忽垂翅而下集於粉垣與緒對語致婢相思之意並所慮之深緒大悅因詰婢知書否鳥答曰頗識之緒卽立草數行備叙渴

東兼矢永好織封而鳥之地鳥即下而脚之徑飛去緒益駭歎其奇乃自此數日不再見鳥而婢之音耗頓絕正悵望間忽傳巨家有婢死既已豈非緒心動疑而詢之果即意中所屬者大慟幾失聲而亦莫解其故殊不知鳥脚箋去婢見之愧不能書乃撤玉瑱一事畀鳥覆之并告以父母所在流緒物色之唱以重金則蛾眉不難贖鸞儔可立效矣鳥唯唯脚之高飛至中途突遭惡少試以彈丸中其頰鳥遂墮越身命俱捐居無何而婢之禍作初巨家以色寵婢將以列之小星婢頗不願退有後言迨婢以失鳥之故嫁禍於人雖未遭筆楚之威而同列者靡不側目且慮其專房恃寵行將長舌爲災遂羣起而攻問其在室與鳥會夜半不輟乃誣以與人有私搃之主耳主聞之甚懷醋

意摻諸室內得緒書益爲勃然毒加拷訊婢以事涉荒唐無能  
自明遍體瘡痍奄奄待斃主亦不待其死生納諸棺命僕瘞之  
野此婢之絕命本末在緒亦未深知惟有愴懷埋玉坐而傷神  
不禁隱几而臥忽夢一女子羽衣蹁躚直前歛衽曰妾卽秦吉  
了也與某家姊本同類渠以善行得以轉輪爲人妾與之邂逅  
復聚慮其辱於庸夫敬以先容於君子不意妾半途折翼致姊  
竟遭燦金負屈重泉良堪扼腕雖然幸有生機非君孰與援手  
緒夢中大喜起而詢之女子執手一指曰郊行百步薛濤墳固  
不遠也頓撲地化爲孤鶴凌空而上緒驚寤卽命僕馬訪諸邑  
外偶憶北堡郵名似合隱語徑詣之果得婢之葬處而未敢遽  
開因假村中一席地至夜以利昭僕同往啓之所瘞故不甚深

及棺靜伺似聞呼吸之聲亟破之婢果復活緒遂驚喜如狂左  
近有尼庵卑禮叩之緬陳其故尼亦樂於爲善慨然許之相與  
扶婢出穴緒親負之以行寄養庵中資以薪水然後歸月餘婢  
竟光采如初緒乃流尼爲撮合山托言貧家之女力白於其母  
母往視之雖一面之識頗能記憶婢因泣訴其情母素愛子不  
拂其意徑爲之迎娶於家且因婢故不與巨家通巨家亦以婢  
故杜絕往來婢之蹤跡因以秘惟緒念秦吉了之德遇有捕獲  
者必市而縱之人咸疑訝至巨室中落尼乃洩其春光而說者  
遂得其梗概如右

外史氏曰青鳥傳言古今佳話此婢獨何福消受然以司鳥  
爲職其事甚雅其貌亦必軼羣安在掌箋之紅綠不足爲舉

案之孟光乎但非梁生之情痴縱令巧言如鳥麗色如婢恐未必念念不釋况爲青衣之下列竟蹈發塚之嫌幾權開棺之罪如此哉世有鍾情之士必以緒爲其人

隨園老人曰鸚鵡能洩人言此鳥獨玉成人事且以死殉之羽族之微不圖有此俠氣

龍陽君

黎定國隴西傑士勇健有力常升萬仞之山如履平地然當其微時人或與之爭輒斂手避之曰渠非吾敵斃之則枉殺一命且悞我一世功名其志不可量後入伍食餉屢著奇績以軍功擢都閩莅任粵西苗人咸懾之一日奉憲檄巡視海洋乘檣幢建旗齋勢甚烜赫夜寢於舟內漏下三鼓忽聞唱名曰龍陽君



謁黎疑其夢然已披衣起矣侍人明燭如晝見有擗冠服者入拜衣製甚古而年且耄黎洪揖而言曰不殺受楚王天恩位列諸侯之次雖以色進亦一時之盛遇也自歿後謫居海上垂今二千餘年近有亡恥少年冒予名色豔惑良人予已盡拘之來給以職役不測南海孽龍瀾其秀麗輒欲強行奪取竊恐此輩一散又將汚觸天光濁亂世宙且隱予之將軍苟得威力如將軍前往鎮撫之庶幾可以無患黎聞其語甚誕乃辭曰龍豈可以人力制伏耶對曰予已設飲宮中將以大義實之而予素乏拳勇慮彼不服微將軍特蒞是盟後必有悔非敢以戈戟相勞也倘蒙見助感戴靡涯黎遂慨然許諾佩劍與行出船即有人控騎相候乘之登岸約數里旋見一城雉堞巍然而不及一邑

之廣入門而東有棟宇亦似輪奐黑暗中都不甚悉龍陽君先已乘騎揖之同人門庭皆燭巨燭雕楹刻桷亦在恍惚之間其居之內外侍從百數皆以吳童充之有披髮者有弱冠者亦有近人裝束者要皆妙齡無一老醜者相遜至庭龍陽君揖黎上坐席未溫有人遽報曰龍主至矣龍陽君出迎客黎亦起立視之珠燈數對引一人冕而盛服貌絕陋卽如世所繪者歷塔而升見黎卽嶺問曰客何爲者龍陽君答曰黎都閩適來巡徼亦奉屈至此龍主色似不懼遽曰我輩之事亦何與於陽官龍陽君殊多事矣龍陽君未及答黎卽正色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設官所以治之也海中一洼水余得巡查則公私皆當與聞豈可以幽明爲界遂謂爲農之越畔哉龍主聞其言亟改容

致禮且謝過因共遜黎首席而後賓主分坐酒行數巡龍陽君乃言曰前承龍主馳諭欲以海中珍玩易諸童寡人何敢有違然自後庭開鑿古聖王列之三風永垂世戒後之帝王君公或以膠乘見譏或以餘桃遺臭龍主亦何取於此且計龍主宮中美人充下陳狗馬實外廐亦已足以自娛萬望收回成命無貽海若之羞波臣之笑實爲厚幸言已龍主艷然不答黎乃接談曰此論甚正以余聞之龍陽君曾泣前魚豈不樂後人之繼起今乃滌膚洗髓思以盡革其餘風意亦甚美况龍主之職祇宜霖雨蒼生而耿耿於頑童之比九閩聞之能無怒乎卽某亦竊爲龍主滋懼矣龍主又默然黎遽按劍而起謂之曰君有三大罪其知之乎龍主亦毅然曰不知也黎曰君雖蛙尊水府實已

南面稱王竟不顧大變體制而宴然爭此變童一大罪龍陽君受封於楚曾爲貴臣君乃以威勢壓之倚衆暴寡恃強陵弱二大罪龍陽君盡收陸海慮人宣淫而君強競南風導人縱慾非三大罪而何語至此鬚磔目張劍已離室厲聲曰某受朝廷之職奉幕府之命雖居末秩實仗天威凡有梗化者無論鬼神皆得問罪矧今日之舉將以扶弱鋤強誅媼去暴卽以三尺之鋼濺汝項血諒不爲過也挺劍而前龍主色撓長揖而謝之曰將軍坐何至於此寡人知過矣如再思斷袖之歡當遭醢身之禍所不應者有如此燭黎乃擲劍大笑曰吾固謂龍主豪傑必無不斷之事也龍陽君又請爲盟黎笑而麾之曰以盟爲有益乎吾恐口血未乾卽有龍戰之事矣盟旣如此不如無盟龍主

亦辭而不飲遂復坐飲相對甚歡直至鷄鳴龍主先辭去龍陽君謝黎曰非藉將軍神勇此事正未易決也因獻明珠一捧黎堅辭不受依然乘馬而歸比及舟中天已昧且從人皆不知黎出見始駭然黎詢之對曰我等聞公命燭及燃之公復假臥竟未見公他往也黎亦笑而不言詰朝揚帆見一蛟蜿蜒海面從以小魚約數百且稽首作謝狀黎知爲龍陽君溫言慰之旋失所在黎後位至協鎮恒向人述其異如此

外史氏曰蛟字從交毛詩以狂童爲蛟孟氏以豔麗爲蛟音雖殊而字形相類則龍陽君之化蛟也宜矣但無虎豹之威不免蛟龍之鬪黎將軍侃侃正論立解其紛何其象也至以中山之鱺爲南溟之鯤似乎寓言不然衆維魚矣何復有漏

網者獻笑爭妍致短鬚眉之氣耶

苑公

巨瓊苑公直省人談吐雋妙有文士風王公大人恒留以其闊而惜之然苑公之闊非猶蠶室也苑公家巨富父亦仕云云別駕苑公之生錦襦繡褌豈等於貧苦小民淨其身以求顯也嗟哉其父年屆六旬猶無子戚族勸之始納一妾期年生苑公廿六父甚悅亟覓乳媪使字之彼媪呂姓少寡性妖淫其夫之死不可知媪兩歲又舉一男因不見容於姑嬖遭歸母家母家又每勸之嫁又戀所私不肯聽乃以其乳售於人意蓋藉此以自活庶不至如再醮者受夫箝制也公父不及察竟以十金質其身約以三週俟子口食而後去婦敬諾視公亦甚愛惜初公父絲祿有少妾

治家甚嚴雖五尺之童罔敢入中門及見乳媪少女且妖冶異  
常防閑益密而性復剛暴婢妾小忤卽行敲撲而餘人可知婦  
旣入樊籠所歡者三秋莫見卽通一訊而無從又懼官勢不敢  
自斷其乳因而由悔生恨積恨成怒思斃其所哺之兒而後可  
脫然事外無如苑公幼卽健壯曾無纖微疾痛婦益計寔適公  
父遠出公之嫡母生母均以時疫病在床婦乃得逞陰以生絲  
一線束兒外腎日以加緊兒痛楚啼號人亦莫測其故婦又以  
醴酒一瓊置枕畔乘兒呱呱卽濡指滑抹其吻兒醉輒熟寐婦  
又移易其扣如是者兼旬兒之母病始痊而兒之人道已隨手  
而墜婦初冀兒死而兒痛則啼啼已復食婦於此不覺智盡能  
索矣旣而聞公父將歸心更大懼一夕伺兒寢自縊室中比及

人知早已救之弗及舉家震駭幸公父旋返雖未悉其致死之由而緘書邑宰檢驗無傷事遂寢閱數日其妾視兒便溺忽大驚曰子所誕者豈女也耶嫡室聞而趨視則非女非男在二者之間闔室皆變色問之公父乃大戚始悟婦死之故重賁婢媼而兼及其妻妾究亦無如之何惟時時隕涕而已比長恥使爲閩亦教之誦讀年十二而父卒猶學爲文及應童子試色人攻之竟不得考公乃忿忿束裝入都漸致通顯每言之猶歔歔不已

外史氏曰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兒固以乳爲母者乃不第不有其子且並其所有而去之窮兇極惡要之皆淫之一字實爲屬階淫則必陰陰則必毒吾因以告夫天下之爲父母者



銀筭

故明鼎革時天下遭流氛之亂烽烟匝地編旅者多不能歸甲申以降 本朝 大聖人出海內承清民始得返其鄉井鴻鴈哀鳴旋集安宅甚盛事也涇陽商人李元燮久困于吳楚間亦將復其邦族策一蹇術徐驅于邯鄲道上重觀山川風日之勝不禁快然薄暮宿某縣旅舍主人其鄉人也挽留信宿不忍遽別且起開觀市上往來絡繹依然 盛世之氓心益欣悅立未久聞市人譁曰穢物來矣多奔避唯恐不及李愕然以問主人笑曰行且至于試視之李因竚俟俄見一人身無半縷僅以尺幅蔽其私竟體污穢若負塗泥迫視之髮毳面鬼氣如新遺之矢十步之內漸不可耐人有不及避者輒掩鼻而趨李強忍而

觀雙鉤在弱一婦人也乃大駭徐察其異容雖不潔其目則灼然如秋水之波其腰則嫋然如春風之柳低鬟斂恨俯仰生姿苟具深心者莫不知爲尤物李諦視良久驚曰此固非常品奈何汚辱至此因不避其穢潛尾之女至人家卽呼曰銀篦來人隨以敝器置食委之地而與之女手一小竹筒卽傾於其中再詣他處乞約足一人之食返其故道不再履人門戶飄然自去李躡跡相從女至一廢宅入遂不出李默識其處然後歸及見主人亦不復齒至夜始往伺之聞破壁中似有人吟咏音甚嬌細傾聽之則七言律也其詩曰黃巾滿地翠蛾羞媿向風流作楚囚吞炭不緣讐未雪文身祇爲美堪憂敢辭泥滓十分沈略避綸竿一旦鉤幸遇安瀾還淨俗阿誰刮目到滄州詩雖不工

語甚明顯已而又吟曰故鄉咫尺似天涯遺臭流芳念不差玉  
骨縱甘埋蕪壤翠眉寧忍映荒沙石中自韞無瑕璧樹底誰憐  
薄命花試向燈前欣把臂守宮依舊也如霞李素知書聆其音  
韻清澗不禁雀躍大呼曰刮目者至矣守宮砂可容一驗乎女  
聞聲懸知爲日間尾已者乃隔堵牆與語曰君真有心人也不  
爲俗目所拘能識妾於污濁之內洵爲獨具隻眼者但暮夜之  
間幽僻之地嫌疑易涉不敢呈身竊自恕李笑曰百體無絲隄  
防盡潰卿此言無乃矯乎女曰不然妾雖裸裎人側人實不以  
人視妾妾遂不以女自居今者君旣知妾妾猶以此相見是人  
與人相值而無男女之別也妾卽衣履不全猶不敢見君矧無  
禮之若此哉李因詰曰然則終已不見乎答曰妾望豪傑如望

歲焉詎忍交臂而失之曩者見君垂盼知必辱臨故吟拙律以見志君果剖石取玉披沙揀金不以污辱而收之妾請俟於前途永執箕帚君以爲何如李大悅曰是子所願也遂叮囑而別詰朝李起如市潛置女衣一襲袍袴咸具歸卽束裝主人留之不住匆匆辭去約行半里許聞叢莽中小語曰郎來乎妾固料無爽約也窸窣而出李視之泥垢猶昔薰蕕已少異益喜其有心乃卽驅背取衣與之著女止之曰不可三年積垢一旦逢君當還我廬山面目矣西僻有小溪尙可滌濯情君隨子一往李從之携手同行絕無慮惡女深感其情因自述其顛末曰妾名銀箒隣邑紳家女也年甫及笄卽以色美聞于人適遇流寇兵起父母深以爲憂逆知不免于包羞將置妾于死地妾悲父母

乏嗣乃聽而嘗曰賊之所悅者色也兒育毀容之術使賊不可  
以近身不愈於舍親而就死乎父母亦不忍子遂聽之妾預備  
人犬之矢及穢污等物聞城將陷先以炭漆其身繼以垢泥重  
以溲便徑扶父母出奔雖亂軍之際白刃交揮見妾以爲狂曾  
不一盼嗣是父母失其塗又染癩疾嘗在床蓐妾以此親往賊  
營求乞以養賊恒憐妾而從無邪心呼妾曰癩人時以口食與  
之如是者半歲賊退而父亡妾負母丐於四方深懼宵小因以  
不更今春母又見背子然隻影愈不敢稍露其形脫非有心如  
君妾亦不欲輕洩李因贊之曰卿固曹娥一流人也但值粟烈  
將何以堪女曰是亦有故妾少時選一女尼授以異術日飲冷  
水半升運氣三刻雖盛暑無憂其熱隆冬無慮其寒日行風雪

中體常溫煖人以是目妾爲仙而不復狎視職此之由李弗信  
試以手撫其肌時當秋盡其煖不類無衣乃奇之語次已至溪  
邊女笑謂李曰醜形將露媿實難禁君姑少避三舍李故弗肯  
女不得已始躍入溪中沉浸許時方加湔洗李從岸旁睨之塵  
濁盡去膚亞新霜掩映清波不覺心醉旣而掬水沐髮髮雖短  
而如漆挹注盥容容不滿而似月芙蓉出水華彩煥然李於斯  
時難免見獵之喜矣女旣浴訖逡巡不敢登岸李促之甫覩顏  
露其半身笑曰日裸逐於市上反不如郎前之可羞也李至水  
邊戲牽其臂女始登全體已現倍覺魂消李將擁之歡好女堅  
拒之曰野合非禮君豈不知必相逼妾盡懷沙而死不敢從君  
李乃止以衣舁之女著訖曰使妾復得爲人君之惠也李遂以

騎載女而自控以行至夕宿於郵舍兩始定情則猶然處子也  
相偕至家李之妻亂後已不知所往因以女爲室女善居積尤  
多智慧相夫立業家以稍豐某縣數日不見銀篋疑其仙去猶  
嘖嘖稱異之是真不知濁水之珠而妄以爲延津之劍也噫

外史氏曰闖逆跳梁人民塗炭闔閭之被禍尤烈歷覽明末  
已事不勝慘然女獨有潔身之智反以不潔爲潔抑亦奇矣  
使當日惡其不潔必以冶容爲潔其不潔猶可浣乎惟能達  
變可與守經穢汚旣除依然故我以視深衣護玉華服藏嬌  
一旦受美面之辱者其相懸又何啻萬萬耶 又曰女子之  
義當處常時雖尺寸之膚亦不可令人見至於患難則與其  
爲人汚毋寧使人見見可言汚不可言也達哉銀篋庶幾箕

子之亞矣

隨園老人曰苟延性命所以爲親倘遭微瑕適以辱之矣女之可貴者以此其可傳者亦以此

董文遇

齊東董文遇粗鄙不文而近狎聲色往往遊平康使酒禽氣以致踟柳蹂花曲中以其世家且豐於貲貪得纏頭反畏之無敢怒也一日初冬將飲於妓館聞有胡媪携二女賣歌於市色藝皆妙選齊之勾欄無其匹人因從之如蟻董甚歆羨走价召之遲久弗至遂勃然怒不可遏盛氣以待及媪至布衣練裳引其女亦絕無華飾被服綦縞而態動神流容妍骨秀早如彩霞入座矣董不覺降心威嚴頓靈惟作色以詢之媪不答二女從容



應對若流鶯之巧嘲董遂無從置喙翻大喜命坐共飲一時妙  
辭嬌歌得未曾有因更爲之顛倒歡然引滿不禁醅醕又以事  
怒妓家舉盞擲之誤中一女額角血流如注媼早變色而作曰  
邨人不可與處乃至是耶麾二女去之出戶卽飛躍登屋鴛瓦  
無聲而彩雲頓逝妓家及董之僕從罔不咋舌視董已大吐狼  
籍倒於席上醉鄉侯之故態人所習觀惟扶之使臥於榻越夕  
卽自歸乃自此媼與二女不再見於市知之者莫不咎董無何  
董與所親鄒姓同赴近郭裘馬翩翩意氣甚都忽縣役挾刺相  
逼敬白大尹命將有要語相屬董雖矜貴究不免於趨承亟詰  
以大尹所在答曰在某家園亭公蒞役又語同行者曰鄒相公  
非他人請亦偕往兩人皆大喜從役疾馳若恐不及旣至果係

邑中別墅役請先入稟白久而始出相延董與鄒駿駒而入歷  
門兩室周見大尹形影卽從役亦無一二鄒與董皆疑詢役俛  
而不答須臾得一亭始曰止此相候大尹當自出也遂亦躡去  
二人拱候良久絕無跡兆乃就欄檻小憩日將西下枵腹雷鳴  
董欲去而鄒翻留之鄒將行而董又止之輾轉昏瞑甫聞人聲  
嘈雜如在左近靜聆之笑語嬌婉又若婦人女子始大駭方思  
超出忽前役引二人來素衣白冠高幾與園樹等面目獐惡狀  
如世之所繪無常者大驚而陪二人出巨練繫其項若犬羊行  
不數武有公麻絕寬敞紅裙翠袖者幾盈廳事見董與鄒之形  
狀莫不掩口而笑強視其堂珠箔四匝飾以金玉而雕題繡柱  
輪焉奐焉遂迷惘不知所爲又有與  
明魄高照紗籠徧燃廳上

大呼曰速牽酒賊來白衣人驅董以前廳中設高座幡然者坐於其上翠冠而錦衣則故市上之媼也董亦不甚記憶威猷之下僅俯伏聽命媼數其罪曰汝以白丁統袴而妄思倚翠偎紅一事拂心早聞狗吠青樓中固皆薄命復何堪汝之踐蹋耶且因恃醉傷吾掌珠誠爲擗髮難數今既黷來罪應莫道董聞媼言始悟前事不得已而謝過豪氣盡靡媼又宣言曰此曹不足污吾刃婢子可爲我擊之語未已早有垂鬟數人攬彩袂舒柔荑以掌加董面上董猶殼腴畏避頓覺襟袖中香氣流溢且不甚痛膩指着肌柔若無骨雖當驚懼之餘尙覺形神俱甦旋見一婢以媼命酌以卮酒曰此卮也可飲之自死董又大怖不欲下咽衆復夾持而灌之芬馥襲鼻絕無他異而入喉以後如

水雪沃心精氣頓爽董私念媼非惡意方自喜又聞羣婢鼓掌  
曰自茲不再作高陽酒徒矣衆正闕然歎自屏後有籠燭照二  
人出新粧如畫霞佩雲衣諦觀之則卽二女者是甫至几前媼  
卽命以董退詢曰鄒君安在白衣人又復驅鄒媼熟視怒曰蠢  
僕真不諳事何恩怨不明而亦繫累以來耶叱使去練復下座  
逆之且謝曰老婦龍鍾指揮不克明爽以致開罪於君恕之幸  
甚乃遜鄒賓席二女亦斂衽相見色似赧然旣而媼命張筵俄  
頃水陸畢具鄒因爲董緩頰曰同造仙壇而獨爲塔下之囚渠  
卽罪所應得在某不勝跼蹐請宥之庶不使風月笑人媼似未  
首肯二女又言之語細不可聞媼始飄然命去董縛亦令入座  
白衣人遂皆不見於是鄒董偕坐媼之母女亦以主席相陪酒

香肴味盤益蒸騰媼親起勸酬獨至董則曰醉態不堪承教請代之以茗董亦似不勝酒力嗅之卽惡作欲嘔惟鄒歡然大醜且與二女互相諧謔若舊相識酒殺行媼卽命止曰夜闌矣不可以再遲好合鄒遂起席與二女同入屏後如有夙約媼與婢亦自再遲好合鄒遂起席與二女同入屏後如有夙約媼與婢怪鴉啼樹寒月照懷廳上旣未留燭鬼磷時時輝映值清醒之時無臥席之地其苦又難言狀幸而良宵易短早已月落星稀見鄒自廳後出笑容可掬拱曰誤登樂國致君獨享清福貪花人誠不免有罪董亦不敢有言默默俱出馬猶繫於柳下乘之遂返途間始詢鄒以見厚之故鄒猶嗚嗚董叩之倍亟始肯吐露則媼之母女挾技來齊東已匝月鄒故酷好狹邪因以居室

送之前資其薪水靡不周至媪以是德鄒二女亦與之相得頗有自薦之意自媪携女遁去經數旬鄒猶思憶不置故是夕獨留鄒枕席之間倍極纏綿鄒亦以蹤跡詭異宛轉詰之二女皆不諱自言其身實狐適聞伎倆亦其母之小試道術耳語已董始驚愕益爲愧悔歸至家方各分袂董故不欲宣播鄒亦秘密他人絕無知者乃自此董之於酒向也親之若命今也嫉之若讐盃勺不復入口強飲之涓滴落腹不啻烈燄熾心必臥病經旬危而後安遂不敢少爲嘗試且於花柳之鄉足跡不至猶可以面目向人苟一涉其籬籬則眉稜眼角自生粉墨拭之終不可去人見之皆笑不可仰又必數日始返其故吾而豪情頓減不再履章臺咫尺地翻以此得爲醇謹之士而人之異之者不

免博加謔訪經歷歲月董始爲人道之聞者又靡不捧腹余聞此事時董年已強壯軀貌偉然恒自述其少壯豪舉蓋既閱十餘稔青樓翠館之中久無文遇之迹矣

外史氏曰酒爲狂藥豈不信然大則以之買禍滅身小則以之招憎市怨至若買笑追歡之地雖以縱酒爲豪而數斗沉醺實殺風景奈何叫號怒詈幾以溫柔鄉爲解醒之具是真郵牛之不若矣旨哉醉態不堪承教一言直可作賓筵全詩讀而曉風殘月之旁又可書爲座右銘媼固解人其言亦甚解頤

馬元芳

馬元芳淮右人太史介菴公之猶子也介菴疾篤元方爲禱于

嶽祠既歸遇一急足隸貌頗獐惡逆而語之曰郎君勿旋返奉  
公命來相召請卽同行元芳茫然疑其季父所使遂從之去出  
城東門至一處絕類郵亭官役百數見元芳皆聲請曰公子來  
隸導之見一紫衣吏貌亦奇偉謂元芳曰尊大人相俟已久亟  
從予入時元芳之父猶在堂爲邑庠生名位俱未顯心甚訝之  
及入從者數十人皆披繡鎧手開戟或衣錦袍捧文書分列階  
下堂上巍然高座者果其父也旁有二八姝麗狀如畫圖捧符  
劍而夾侍之元芳頓悟父卒哭拜於地父語之曰兒勿悲帝命  
汝叔爲濟南府城隍方伯鉅任也天符已下因其典試楚中有  
顛倒優劣一事爲文昌所劾查子生平不履公門不談隱惡頗  
爲上帝所器因以子代之倉卒起行未遑與汝別故召兒來一



面功名皆身外物陰德勿或缺勉之慎之歸語爾母爾妻此行甚安樂毋須悲悼元芳聞父言益大慟伏地不起父命人扶之出且口告爾叔父好改革相見有日矣元芳作兒啼霍然頓覺視之口方卓午身實臥於天齊殿前大驚而起甫出祠門家人已竭蹶來報則其父果歿顛蹶而歸屍猶未冷因撫之大哭嗣聞母妻言其父晨起猶扶杖游小園呼童汲水躬親灌溉身體毫無病徵既而往視厥弟及歸忽語家人曰速覓元芳來天帝有命以我代阿定之任矣蓋卽太史小字也有頃又曰候送者多予不能復待盍行乎嘗訖索衣更畢而歿元芳亦述其所夢闔室駭異往視介菴則已汗出如蒸不旬日而疾愈

外史氏曰旨哉馬公之言曰功名皆身外物陰德不可或缺

初味之甚屬平平及讀孟氏天爵人爵之論始歎功名之浮而不實誠不若陰德之實而可據也馬太史一生耿介洵爲不媿厥字而究以一事倒置讓天爵于乃兄不可或缺一語良亦有所見而云此康熙戊子事也余聞之太史令嗣其伯父諱蘇字立齋先太史五年卒所云相見有日者殆不負其屬望乎 又曰正直爲神固不限於資格然亦有歿後晉階者舊聞某府一通判舟行赴其任所行及江中日有一巨艦與之偕晝隱晦現其籠燈牌額則亦某郡分府也乃大驚疑爲奸人冒贗而行藏都又不類至夜泊舟因具官服往拜之亦欣然延入視其人年屆六旬岸然道貌舟中亦載細弱遂不敢疑其他坐次微叩之曰公之所之者某府之倅乎答曰

權櫟之材實忝此任曰然則將焉置子答曰不知也遂不勝憤懣亟索其憑慨然相示閱之與已無殊而所鈐者則東嶽大帝之篆也駭然詢之始自白曰公所蒞者人子所莅者鬼耳生前爲某邑教職以清介得擢斯任何竟不相容耶疑雖盡釋心倍悚然亟告退強留之飲歡然竟夕次夜徑來答拜由是往還莫逆直至江干帆影乃沒

瓢下賊

晉人王某爲余言其邑中一積賊則故偷兒中之黠者也覲某邨一婦家小康而夫適他出遂宵行以往莫飽其囊旣至徑踰其垣兼闢其牖佻然入其室中放手榻前而立時婦猶清醒燈故未熄見賊乃大驚強詰曰若何爲者答曰子欲費婦度不能

禁乃曰由若取之予家亦僅温飽者賊不怯憊而易其可欺復戲曰子欲眠婦大悲不應賊出短刃長尺許雪色與孤檠相映晃耀一室婦大怖方殼鍊無能自免而賊因榜腹適苦飢忽謂婦曰子欲食汝爲子炊飽或卽行婦大喜頓得良策以庖廚之在異室也亟衣而起且笑謂賊曰飢者無能久埃子藏斗酒原以備不時之需子姑自酌子往執爨不一時而腹可果矣賊聞有家釀亦大悅而慮婦叵測携酒同往就炊火釀而飲之婦揣其意亦不遽發殷勤爲供具及賊將食突出扃其戶鍵以巨鎖且大號鄰佑有未寐聞聲咸驚起競持短槌聚者十數人婦啓外戶迎之入衆亟曰盜安在指答曰卽在此中方鋪啜子防其遁業以歲蕪守之矣因賊無能遁遂纓陳其狀意頗自矜衆視

其室黑暗都無所見先以二人守戶防賊冲突甫命婦取鎗排闥擁入乃賊聞婦號初無懼色亦不奔竄盡以其食物匿之窻底而熄其火蓋已得藏身之固矣及衆入室以炬燭之室中物俱安堵凡婦所云式飲式食者舉無迹象惟甕中一瓢漂搖水面而已衆固疑不至此而屋僅一椽舉目可見亦無待于冥搜因反以婦爲舉烽相顧微哂默然散去婦竟無以自明衆去乃大疑曰予豈夢耶炊具猶溫所炊者亦安往耶甕未終甕中震響剗然瓦解見一人淋漓徧體衣水而出且謾罵曰予不汝戕汝反戕予真犬彘之不若矣衆去時室復掌火婦見賊大驚口未及啓七首早陷其胸婦遂倒賊復審視徑斷其頭然後履其闔闥席捲所有并覓乃夫之衣易其濕者而後去平明衆知婦

死乃大駭及見破甕始悟水面漂搖者其下實卽盜數也因以  
其狀首之官而賊究不獲後數年賊以他案被逮方拷掠間忽  
昏憤自供如此亦婦之幽魄不散也夫

外史氏曰此事凡三易局固不僮賊之急智足奇也方賊之  
入室婦已爲在檻之猿及婦之出號賊又如入樊之鳥究之  
請公入甕衆竟茫然婦遂奄然而賊反翩然一纖細之事不  
可逆料若此不亦足以借鑒耶